12
3764
240

D12
8764
240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四下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六

鴻範弟六十六

今文尚書十一　十一之下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

史記宋世家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集解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元曰星五星也

案應劭漢書五行志注釋时用五紀云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五行當是五位之誤國語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

91-273

所而用之韋昭注云五位歲月日星辰也江聲以爲歷數即所以紀歲月日星辰固不外乎五位也言合成五位爲之條紀則歷數亦該其中矣江說是也戴氏震云分至啟閉以紀歲者察之日行發斂朔望朏晦以紀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永短昏旦以紀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列星見伏昏旦中星日月躔逶以紀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及眾星與黃赤道相直贏縮經緯終始相差以紀歷數者察之圭埶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是也

又案洪範五紀四曰星辰尚書正義引鄭注以星爲五星史記集解引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又引鄭元曰星五星也兩存其說王鳴盛云堯典疏言鄭康成此注以星辰爲一則洪範不應異解周禮疏謂鄭於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則賈公彥所見本鄭與馬同亦以星爲二十八宿不指五緯尚書疏及史記注皆不足據喬樅謂王說非是攷左傳昭七年載士文伯對晉侯語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六物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則星辰之爲二物此其確證觀漢書天文志太初中星孛於招搖引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又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引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爲其事大也五行

志載春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又引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則洪範傳於星且兼及彗孛豈於五星而反不及之開元占經引洪範傳及洪範天文星辰變占皆歷舉五星所行合散犯守之類尤足證五紀星辰之該五星而言矣史記天官書云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又云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又云察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則五星亦歷數所必考驗者孔穎達乃以爲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王鳴盛又以爲五星止以占變與歷數無關豈通論哉

白虎通四時篇曰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日爲歲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

又曰月星篇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爲陰故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刑

德放曰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日爲君月爲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爲一日剩復分天爲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爲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卽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乍小明有陰陽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易乾鑿度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事

董仲舒策曰天使陽出布於上而主歲功使陰伏於下而時

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陰以成歲爲名此天道也

春秋繁露曰四時者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秋者少陰之選夏者太陽之選冬者太陰之選故四時成歲天之道也

劉氏洪範傳曰日者羣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月者羣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

漢書李尋傳尋上書曰日月者羣陰之宗也

尚書考靈耀曰日合天統月合地統

又曰歲星得度五穀孳滋惑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災太白出入當五穀熟人民昌

史記天官書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贏縮有度

榮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之於五事也左有蒼龍大辰之貌右有白虎大梁之文前有朱雀鶉火之體後有元武寠蛇之質中有大角軒轅之信

劉向說苑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

張衡靈憲曰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開元占經五劉向洪範傳曰日者照明之大表光景之大紀也故曰其氣布德而主在地曰德者生之類也曰出而天下光明曰入而天下冥晦

開元占經七洪範傳曰日抱珥重光以見吉祥君獲慶賀福

祿並降

開元占經九劉向洪範傳曰日之爲異莫重於蝕故春秋日食則書之也日食者下陵上臣侵君之象也日蝕眾者其亂眾稀者亂亦稀

又引洪範傳曰人君失序享固不明臣下脅亂羣陰蔽陽則日月薄蝕汶闇暗昧若蝕從中起背璃縱橫賊亂交爭兵革並行

又引洪範傳曰日蝕必以朔非朔爲薄蝕陰盛侵陽其君凶不出三年日蝕皆蝕合朔不當蝕晦蝕晦者陽行遲陰行疾君舒臣驕之應也

又引洪範傳曰日蝕貫日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弒從中成之象也

開元占經十洪範天文占曰凡日食改行修德卽災消除不改應在三年三年不改至六年六年不改至九年九年不改而災成

太平御覽三劉向洪範傳曰日者天之象君父夫兄之類中國之應也明王之踐位羣賢履職天下和平黎民康寧則日麗其精明揚其景耀

尚書大傳洪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猶縮縮行遲貌肅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徐臣逡遁不進君政緩則日行徐月行疾臣放

恣也

案漢書五行志文與此洪範傳同是漢志據伏生書傳爲說也側匿漢書作仄慝劉歆作縮朒仄慝猶縮朒也孟康注漢書云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慝者月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是也天文志言月行以晦朔決之卽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曰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

又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爲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

案班志又引劉歆傳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與向傳誼異

後漢書盧植傳植上封事曰臣聞五行傳曰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

開元占經十二劉向洪範傳曰月背璿臣欲爲邪也其色赤中赤外有芒刺則爲逆其色赤中青外無芒刺爲謀此數見卽國凶且背且抱爲不和有欲爲忠有欲爲逆者也

又引劉向洪範傳曰月蝕熒惑在角亢憂在中宮非賊而盜也有內亂一曰有死相若戮者貴人兵死讒臣在傍又引洪範傳曰月蝕填星左輿鬼西八九尺百日爲饑民流千里

占經十三劉向洪範傳曰月入畢中將若相有一家事坐罪者近期百二十日遠期十月一曰國有反臣

占經十四劉向洪範傳曰月入南河戉門民疾疫

釋名釋天曰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珥氣在日兩旁之名也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面旁也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

開元占經二十三洪範五行傳曰歲星者於五常爲仁恩德孝慈於五事爲貌威儀舉動仁虧貌失逆春令則歲星爲災雖主福德見惡逆則怒爲殃更重○又引洪範傳曰田獵不當飲食不享出入不時及有奸謀則歲星逆行變色○又引洪範五行傳曰歲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順二十八宿右行十二歲而一周天元注案歷法歲星一見三百六十五日之一千一百六十一奇四日而伏三十五日一千三百三十分日八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六十二奇四十五眾家之說皆十二年而一周天准此微爲疎矣

占經三十洪範五行傳曰熒惑於五常爲禮辨上下之節於五事爲視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熒惑爲旱災爲饑爲疾爲亂爲死喪爲賊爲妖言火怪也○又引洪範

五行傳曰熒惑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二歲一周天也元注案厤法熒惑一終七百七十九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二百二十奇六十二歲一周天

占經三十八五行傳曰填星者於五常爲信言行不二於五事爲思心寬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爲變動爲土功爲女主爲山崩爲地動○又引五行傳曰填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歲一宿二十八宿而周天元注案厤法填星一年平行十三度十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二分度之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二十九年百六十八日千九百七十六分日之千一百三十七而周天是三百八十三年而十三周天

占經四十五五行傳曰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爲義舉動得宜於五事爲言號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爲變動爲兵爲殺○又引洪範傳曰太白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一歲一周天元注案厤法太白一終凡五百八十三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三百二十九奇九星行過一周天二百一十八度一千三百一十九奇是二百六十七年而一度一歲一周天

占經四十六劉向洪範傳曰好戰功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是謂不艾厥極憂時生蚘則太白變色逆行

占經五十三洪範五行傳曰辰星北方水精也於五常爲智亂權貪道於五事爲聽不惑是非智虧聽失逆冬令則辰星

爲變怪爲水災爲四時不和○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辰星以
上元甲子歲十一月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
起於牽牛前五度右行迅疾常與日月相隨見於四仲以正
四時歲一周天元注案麻法辰星夕見西方三十日而伏二
十二日而晨見東方三十日而伏伏入三十
三日一千五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復
又見西方如初一終凡一千一百一十五日一千五百四十分日
之一千一百七十六奇六十六星行度數亦如之是七十七
年而二百四十九終也星平行日一度一年周天舊說皆云
辰星效四仲以爲謬矣丞相之象一歲一周出以四仲天下和平不出
四仲災變生人民大饑穀不榮陰陽錯亂國家傾冬温夏寒

害傷人

開元占經二十洪範傳曰金木舍於觜爲白衣之會
占經二十一劉向洪範傳曰火水合於斗不可舉事用兵必

受其殃注案洪範天文星辰變占曰漢景帝元年十一月熒
惑與辰星合於斗後三年吳王濞變七國同舉兵反
漢大尉周亞夫敗之
占經二十二五行傳曰塡星辰星合於危齊分占曰爲壅沮
若得水爲壞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將有覆軍
又引洪範傳曰金水合婺女有變謀爲兵憂
占經二十三五行傳曰歲星起舍而前爲盈退舍而後爲縮
盈其國有兵縮其國有憂
占經三十一劉向洪範傳曰鉤鈐天子御也熒惑守之不太
僕則奉車不黜則死注案洪範傳曰漢宣帝本始元年熒惑
守房其後六年奉車都尉霍山舉家謀
反
誅
占經三十二五行傳曰熒惑與斗晨出東方因留守斗其國

絕嗣熒惑守南斗爲亂爲賊爲兵守之久其國殄亾絕嗣

占經三十三五行傳曰熒惑行畢至昴爲死喪

占經三十四劉向洪範傳曰熒惑入輿鬼大賊在大人之側

注引五行傳曰漢宣帝本始四年熒惑入輿鬼天質後三年霍氏謀反之應也

占經三十五劉向洪範傳曰熒惑守天市必戮臣不忠者

占經四十二五行傳曰塡星當在觜參而去東井亾地

占經五十三洪範五行傳曰辰星出孟易王之表也漢高三年辰星出四孟後二年漢滅楚也辰星一時而再見兵起其行右兵右行其行左兵左行有兵兵罷一曰辰星一時再出色赤而角不出其年中而兵起○又曰辰星亂行赤流湯湯兵革搶搶惟使之治溝渠通水道如此則止○又曰辰星出天南大潦出北大旱

占經五十五劉向洪範傳曰辰星守南斗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

占經四十八劉向洪範傳曰彗星者所以去無道而建有德也

占經八十九劉向洪範傳曰彗星見觜觿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者

占經八十八劉向洪範傳曰孛星者非孛星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其所以孛孛愛愛者亂之象也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聖人名曰孛孛者猶有妨蔽有所傷害也

占經九十劉向洪範傳曰孛入於斗邪亂之臣將弒其君○

又引洪範傳曰孛星入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占者一曰受兵

占經八十五劉向洪範傳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衝

占經八十六洪範五行傳曰枉矢者弓弩之象也枉矢之所觸天下之所伐滅亾之象也

釋名釋天曰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筆星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也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枉矢齊魯謂光景爲枉矢言其光行若射矢之所至也亦言其氣枉暴有所災害也

開元占經六十洪範傳曰東方七宿七十三度今七十四度

四分度之三

占經六十一洪範傳曰北方七宿九十九度今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

占經六十二劉向洪範傳曰西方七宿八十三度今八十度占經六十三洪範傳曰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今一百十二度

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曰單閼二月出在辰曰執徐三月出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在午曰敦牂五月出在未曰協洽六月出在申曰涒灘七月出在酉曰作詻雨雅作作噩八月出在戌曰掩茂九月出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在丑曰赤奮若十二

月出

案史記天官書云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又云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正義引晉灼曰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索隱引姚氏案天官占云歲星一曰紀星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則十二歲而星一周天也歲星名爲紀星此洪範五紀所由以歲爲首也

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歲與填合則爲內亂與辰合則爲饑爲旱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爲饑爲旱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年穀大孰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亾熒惑與太白合則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爲憂主孽卿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與填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與太白合則爲變謀爲兵憂凡歲熒惑填太白四星與辰鬬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一曰火與水合爲淬晉灼曰火入水故曰淬也與金合爲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亾地與木合則國饑與水合爲雍沮晉灼曰沮音沮澀之沮水性雍而潛土故曰雍沮一曰雍填也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鬬國有內亂同舍爲合相陵爲鬬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韋昭曰必有禍也凡月食五星其國必亾李奇曰謂其分野之國歲星曰饑熒惑曰戰辰星曰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

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曰義從熒惑曰禮從填曰
重韋昭曰謂以威重得從太白曰兵從辰曰法曰法者曰法致天下也
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晉灼曰有兵喪故驚改王故曰絕也其國外內有兵
與喪民人乏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晉灼曰湯猶蕩滌也其
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
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亾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
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
也凡五星色皆圜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青爲憂爲水
黑爲疾爲多死黃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之聲
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匽兵百姓安甯歌舞曰行不
見災疾五穀蕃昌凡五星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

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出急則過舍逆
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
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凡五星早出爲贏贏
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五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古麻五
星之推亾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曰熒惑太白爲有逆行夫
麻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亾有逆行日
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曰月傳曰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
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
而麻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亾異熒惑主內亂太白主兵月
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亾亂臣
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

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
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目爲紀皆非正
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詩傳曰
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
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顓恣太白
出西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案天文志所稱夏氏日月傳星傳疑卽夏侯氏洪範五行
傳也五行志言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
是夏侯有洪範五行傳之證藝文志但載劉向五行傳記
十一卷與許商五行傳記不及夏侯傳者攷志有大小夏
侯尚書章句各二十九卷又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則夏侯五行傳當卽具於章句解故中也
漢書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
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
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及五星所行合散
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
雷風祅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
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
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又曰中宮天極星紫宮北斗七星所謂旋機玉衡以齊七政
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海岱以東北

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房爲天府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權軒轅黃龍體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北宮元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

又曰角亢氐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幷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

漢書律厤志曰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夏爲十一月商爲終於婺女七度元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於夏爲十二月商爲正月終於婺女七度娵訾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於夏爲十二月商爲正月終於危十五度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曰雨水於夏爲正月商爲二月周爲三月終於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曰驚蟄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爲二月商爲三月周爲四月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曰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曰穀雨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終於畢十一度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於夏爲四月商爲五月周爲六月終於井十五度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於夏爲五月商爲六月周爲七月終於柳八度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於夏爲六月商爲七月周爲八月終於張十七度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爲七月商爲八月周爲九月終於軫十一度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於夏爲八月商爲九月周爲十月終於氐四度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於夏爲九月商爲十月周爲十

一月終於尾九度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終於斗十一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

漢書律歷志又曰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

又藝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日月五星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

釋名釋天曰歲越也越故限也唐虞曰載載生物也殷曰祀祀巳也新氣升故氣已也周曰年年進也進而前也月缺也滿則缺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唐書歷志曰度議洪範傳曰歷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

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
太平御覽十六洪範五行傳曰歷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
萬國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歷也
續漢書律歷志曰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
矣記稱大橈作甲子隸首作數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萬
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歷其別用也故體有
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
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歷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
可得而綜也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歷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

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
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
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
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遲當其同謂之合朔
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
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月日月
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閒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
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
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
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

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系於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璇衡追日以察發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衝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祜術開業溥燿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歷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歷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湎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

又曰歷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之

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爲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爲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於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爲一歲之月以除一歲日爲一月之數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中之始曰節與中爲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爲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爲沒并歲氣之分如法爲一歲沒沒分於終中中終於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蔀以一歲日乘之爲蔀之日數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蔀爲紀紀歲青龍赤終三終歲後復青龍元元法四千五百六十〇劉昭注補引樂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盡一其歷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卽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沿前而終言之也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元中有厄又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

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維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

史記宋世家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集解曰馬融曰言當斂時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以其能斂是五福致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元曰錫女保極者又賜以守中之道

案敷傳古相通用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

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

史記宋世家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集解曰馬融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熹平石經凡厥庶民無有淫口人無有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段玉裁曰按本篇毋偏毋黨字作毋如此兩無有字作無最有分別古文尚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毋

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史記宋世家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

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集解曰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案康史記作安攸史記作所皆以訓故字代經文也

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不叶于極不罹于咎　毋侮矜寡而畏高明

尚書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罹于咎○又曰毋侮矜寡而畏高明

案僞孔傳本離作罹攷罹字不見說文史記載洪範文作離困學紀聞引尚書大傳協作叶離作麗鰥作矜叶者古文協字矜與鰥古通易彖傳云離麗也二字義同鰥矜離麗蓋三家之異文尚書釋文云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力馳反者離字之音也來多反者羅字之音也周禮以八辟麗邦灋注云杜子春讀爲羅然則離麗羅三者同矣作羅非是段玉裁曰罹字蓋羅之或體維惟古通用離古音羅故離羅通用而後人區別太多失其古義古音乃罕知罹即羅矣

無侮鰥寡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經曰無侮鰥寡

案僞孔傳本作無虐煢獨釋文云無虐馬本作亡侮此馬本與今文同也惟煢獨二字則馬本同古文今據劉向列女傳作毋侮與尚書大傳合後漢書作無侮亦據今文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史記宋世家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集解曰
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
熹平石經口口口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闕
許沖進說文上書曰殊藝異術王教一喘苟有可以加於國
者靡不悉集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使循其行
潛夫論思賢篇書云人之有能有爲使循其行而國其昌先
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
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
載千數者也
案王符所引羞作循王鳴盛云未詳段玉裁云按循蓋修
之誤字之誤也修蓋羞之誤聲之誤也古書修循互譌者
多矣古文尚書邦字今文尚書多作國蓋避高祖諱而改
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史記宋世家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其家時
人斯其辜
案不能僞孔傳本作弗能
周禮太宰職注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既富方穀
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史記宋世家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曰
鄭元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

謂爲天子結怨于民

案僞孔傳本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會據史記載今文尚書無德字集解引鄭尚書注云無好于女家之人則鄭本古文尚書亦無德字以無好女爲句也王氏念孫曰于其無好句絕與下用咎爲韻段玉裁云王說是也孔本經亦無德字而孔傳有之因或增入經文尚書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此謂經文只作無好也又云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正別於經文之不言好德也經文古奧多有用注增經者如亦言其有德用注增人字朕不敢有後用注增誅字是已

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

史記宋世家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集解曰馬融曰好私好

呂氏春秋貴公篇洪範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注曰誼法也或有也好私好也私好鬻公平于曲惠也作惡擅作威也

荀子修身篇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

案毋無義誼有或古書每相通用高注云好私好也與馬融訓同則今文家古文家竝無異義也說文女部云妥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妥王鳴盛曰姓當作性或傳寫誤或古字通凡人之性每多所妥故曰人性也此部

中別出好字則云美也从女子玉篇女部好字云美也又愛好也妞字云姓也亦作妝則直以美好愛好併爲一字而以妝爲姓氏矣段玉裁曰古音好讀如朽妝丑聲古音蓋讀如鈕或如朽皆在尤幽部是以假妝爲好蓋孔壁古文如是許君引書如尚狃狃假狃作桎也如布重莫席假莫作蔑也皆以明六書假借之法而周伯琦六書正譌不知此惜乃訓妝云愛而不釋也王氏惑其說謂說文姓當作性竟忘說文上文最括以姓字而姜姬姞嬴姚嬀嫣妘姺妝姒十一字皆爲人姓氏立文之體例固不可誣乎壁中本作妝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爲好字許君存其舊於說文猶鄭君注周禮之識故書作某出段氏說是也

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便便毋反毋側王道正直

史記宋世家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集解鄭元曰黨朋黨○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熹平石經口口口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則知今文尚書無皆作毋字也

不偏不黨　不黨不偏

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

按據此引書作便便則宋世家載洪範文當同作便便其

作平平者乃後轉寫改之耳徐廣史記音義云便一作辨
蓋古文便作采與平相似後人多誤改爲平字如堯典平
章平秩五帝紀作便章便程鄒誕生本作便章尚書大傳
作辨程是已

說苑至公篇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

漢書東方朔傳朔上壽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無偏無黨　無反無側

漢書王莽傳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周禮匡人職注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史記宋世家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集解曰鄭元曰會其有
極謂君也當聚會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
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曰王極之敷言是夷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史記宋世家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
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曰馬融曰王者
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
於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下也○
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
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按夷古文尚書作彝彝夷古通用字毛詩烝民篇民之秉

彝三家詩作秉夷孟子書亦作秉夷皆其證也觀馬注釋是彝是訓之訓爲教訓釋于帝其訓之訓爲順天王肅釋是訓是行之訓爲順行民言皆與史記合是古文今文兩家解詁竝同也

案江聲王鳴盛竝云篇中皇極字大傳作王極史記皆作皇極而惟此一處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且據馬注王不連極爲義自當從史記作王極僞孔本概作皇非也喬樅謂洪範皇極皇字皆當作君字解不必訓皇之不極訓爲大之不極近於不詞矣觀下文經云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可知極訓爲中實兼上下言之故馬融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王肅云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君皇不訓君則不聰思心之不容一例同舉也五行傳解作皇君也其義確不可易伏生大傳王極鄭注云王極或皆作皇極蓋謂皇王古通三家今文本亦或有不同而其誼則皆訓作君也觀鄭君大傳注云王君也極中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爲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是鄭亦以作王極爲允後儒以三家今文王或有作皇者遂改訓皇字爲大如後漢書楊賜傳劉昭注引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此乃後儒所改之訓非今文家師說之古誼也史記用歐陽尚書本班書用夏侯尚書本皇字皆作王字解是其顯證攷春秋

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深察名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之爲誼所包者廣不必改王作皇以大爲訓也又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是从伏生本作王訓王爲君於誼實長說文解字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此漢儒相承師說今文古文兩家誼皆相同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史記宋世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集解曰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尚書大傳洪範傳曰聖人在上其君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

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潛夫論建議篇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後漢書魯恭傳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神

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眚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子駿傳曰眚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養氣失故常陰也天爲剛德

剛氣失故於人爲弱易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毅也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龍蟲之生於淵行於無形游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天行健馬首之疾行者也屬王極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佾張無度則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着其味厚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亂謂薄食鬬蝕見逆謂贏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不言沴天天至尊無能沴之者離

逢非沴維鮮之功謂此也

案晉漢志續漢志引並作眊先大夫曰劉昭注云尚書大傳作瞀鄭注引劉子駿五行傳以眊釋瞀是也文獻通考郊祀考引作霧與思心傳同非續漢志注引此注脫子駿二字今從文獻通考所引補之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

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應輕疾禮春而大射呂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呂存身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馬任用而彊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弒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於貿戎不言敗之者呂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服虔曰眊音老耄○師古曰眊不明也悖惑也

又夏侯勝傳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

案本傳言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曰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呂自敗爲文○注曰尚書大傳皇作王眊作瞀後漢書謝弼傳弼上封事曰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

南齊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在霿亂失聽故厥咎霿思心之咎亦霿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動也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雲者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動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下盛強而蔽君明則雲陰亦眾多而蔽天光也○又引傳易曰乾爲馬逆天氣故曰有馬禍一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

隋志洪範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又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鬬者兵革之象也○又曰龍陽類貴之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家室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又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史記宋世家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集解曰鄭元曰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

案詩羔裘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正義引鄭君尚書注與集解引同鄭注又曰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鄭以此屬人臣言者蓋人君艾用三德已具於九疇中故應劭注五行志云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此節自宜屬臣言之於誼乃備也

熹平石經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三德上無六字與史記同此今文尚書之確證也

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

史記宋世家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索隱曰內當爲變變和也

案古文尚書不友作弗友內友作變友與史記文異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柔能詠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是鄭君訓友爲順訓變爲和也段玉裁曰按古內入通用入變同部此今文尚書所以作內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史記宋世家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集解曰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焉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按據集解引馬注云云則馬本尚書作沈潛與史記文異

攷左氏文五年傳甯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與史記合又漢書谷永傳曰忘湛漸之義湛漸卽沈潛蓋今文尚書皆作沈漸剛克也

漢書敘傳曰高明柔克

高明柔剋

後漢書鄭興傳曰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注尚

書洪範曰高明柔剋之政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克勝也勝誼乃剋之訓見釋詁剋字蓋亦三家之異文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毋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史記宋世家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元曰作福專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

案公羊傳成元年疏引鄭尚書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尚書正義引王肅云不言王關諸侯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大夫稱家言兼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辟者天子諸侯之通稱不言王而言辟故馬鄭王並以為關諸侯也

臣亡有作威作福玉食　民用僭慝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及成康

案段玉裁曰武王嘉傳作慝師古曰慝惡也按嘉釋書言民用僭差不壹正訓忒字此謂假慝為忒顏注非也但顏

注自本馬季長尚書釋文引馬云忒惡也此又謂假忒爲
慝也
又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極諫曰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
又武五子傳廣陵厲王胥賜策曰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
有後羞
又敘傳曰侯服玉食敗俗傷化
又翟方進傳司隸校尉涓勳奏言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
可之大者
後漢書荀爽傳爽引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
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
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
又張衡傳衡上疏曰咸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
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
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
而凶于而國
熹平石經□□□□家而凶于而國人用缺頗辟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據此凶上有而字爲異
是亦三家今文本各有不同之驗也王肅注云必滅家復

害其國是因家而連及國則有而字者是
三國志蔣濟傳濟對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所誡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
曰悔卜五占之用二衍貢○集解曰
史記宋世家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
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貢○集解曰涕
尚書作圛徐廣曰涕一曰洟霧一曰祓鄭元曰卜五占之用
謂雨濟圛霧克也二衍貢謂貞卦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
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繇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
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
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色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浸
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
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貢也○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圛孔
安國曰氣驛驛連續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霧音
蒙霧與蒙亦通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曰雨曰霽曰圛曰克曰貞曰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與史記文異裴駰史記集解引鄭
尚書注曰五謂雨濟圛霧克也而鄭君周禮大卜注引洪
範作曰雨曰霽曰圛曰克皆以圛在霧蟲之上與史
記載洪範文次第正合則今本尚書之倒其次非是也攷
爾疋釋天曰濟謂之霽是濟霽誼通淮南時則訓曰九月
失政三月春風不濟高誘注曰濟止也此經濟與雨對故

鄭以濟爲如雨止之雲氣在上也說文口部曰圛回行也从口𢆶聲商書曰曰圛圛者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段玉裁曰按圛回行也是圛字本義商書曰曰圛卽洪範之曰圛也圛者升雲半有半無是洪範曰圛之義鄭君大卜注引洪範曰圛正與許氏所引同廣韵引說文商書曰圛圛者升雲半有半無不誤今說文各本商譌尚少一曰字又無者字誤也正義曰古文尚書卽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今定本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圛更無悌字義竝得通玉裁按正義誤也此字今文尚書作悌古文尚書作圛今文尚書者史記宋世家所載曰涕是也古文尚書者馬鄭王本皆作曰圛是也鄭箋詩云古文尚書涕爲圛者謂今文尚書之涕古文尚書作圛則尚書涕可爲圛以是證之則毛詩涕與悌同聲悌亦可讀爲圛而訓明也今文尚書作涕古文尚書作圛皆有證佐不得反易之詩箋轉寫譌涕爲悌又於涕爲圛之上增一以字遂滋繆誤賈逵所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集爲三卷其書唐初已不存詩正義臆爲之說故舛誤若此史記之曰涕徐廣曰一作曰淚弟夷相似故多亂之說文鶗胡或作鵜是已霑從雨矛聲故徐邈音亡鉤反釋文原本亦大

書霚字而兼引徐氏反語是僞孔本經文同作曰霚傳云霚蒙句陰闇也衞包乃以蒙改霚其經文曰圍傳云圍氣落驛不連屬也衞包乃以驛改圍此其謬誤何如哉正義曰曰霚兆氣蒙闇也此釋經文又曰霚聲近蒙詩云霚雨其蒙則蒙是闇義故以霚爲兆蒙是陰闇也此釋傳文此作正義時經文作霚不作蒙甚顯白周禮大小注引書作霧劉昌宗讀莫構反沈重音謀爾雅音義曰霚亡公亡侯二反凡矛聲敎聲之字古侯其本音亡公其轉音也霚霧皆矛聲故亦借霧周禮疏引鄭注作氣不澤鬱冥也史記集解引鄭注作氣不釋鬱冥也澤字是釋字非也圍訓色澤霚訓色不澤反對之詞史記宋世家作曰霧霧卽霚之俗霚與霚一字霚亦可音蒙詩小雅秩與戎韵然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徐廣史記記曰霧一作被錢氏曉徵以爲被當是霚之譌與敷淺原之淺爲滅皆是傳寫之誤說文卜部曰卦易卦之上體也从卜每聲商書曰曰貞曰卦按此壁中本也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祇作悔字左氏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亦祇作悔字卜五占用二衍忒鄭於用字句絕二字下屬衍忒宋世家亦云卜五占之用則其句絕與鄭合忒宋世家作貢古多假借貢爲忒霚霧忒貢皆可通之字也段說確甚喬樅又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占用二占筮也是馬以占屬貞悔矣尚書正義引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當推衍其爻

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據此是馬融王肅
皆讀占之用爲句與鄭不同馬王皆從古文家說鄭則從
今文家說故句讀與史記同也王鳴盛云說文卜部貞卜
問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說卦易卦之上體
也从卜每聲貞从卜則卦亦宜從卜後人混作心部之悔
而卦字遂廢不用矣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則占卜爲占
卜兆故周禮占人掌占龜又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
卜人占坼又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是筮
卦亦得云占此經占與衍貢對舉則占爲占兆衍爲衍卦
不得以占爲筮鄭讀是馬讀非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宋世家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鄭元
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

漢書郊祀志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

案儀禮士喪禮疏引鄭尚書注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
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愼之深也
與郊祀志誼同或疑三易者連山歸藏周易若洪範則禹
所作箕子所陳殆不可援彼以實之喬樅謂此不然也鄭
于大卜三兆注先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
似玉兆原之豐鎛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
有三原原田也三易注亦先云連山似山內出氣也歸藏
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又引杜子春云玉兆頌頂之

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連山虙犧歸藏黃帝鄭
以原爲原田謂上古以來其法有三則不以子春說原兆
有周之兆爲然矣喬樅謂子春以連山爲宓犧其說亦非
是又子春釋三易但言連山歸藏不及周易意以周易爲
文王所演謂因代以題周更不別解耳考之繫辭下篇稱
宓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又云宓犧
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案世譜等羣書
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則三易
連山當爲神農氏作歸藏爲黃帝作其周易當爲宓犧氏
作矣周易正義引鄭釋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
然則知周易之名宓犧已造此義特文王復修明之本取
周普之稱非指周代之謂故易緯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
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
明道經準此諸文宓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
三聖只謂此也易緯乾坤鑿度曰先元皇介而後有垂皇
策而後有萬形經而後有乾文緯而後有乾坤鑿度而後
有考靈經注云考靈經考者成也而後有制靈圖注云竊書是也而後有河
圖八文垂皇策乾文文緯與乾坤二鑿度此三文說易者
也又曰庖氏著乾鑿度上下文炎帝皇帝有易靈緯注云神農
氏師法古易又公孫氏注云軒轅易變天道之理法一依
爲考靈緯
上大庖氏之制也作易八墳文釋八卦之理又周易注云

文王姬昌之修明修作之始也聖教多難惟聖與賢知之於太古垂訓至公孫之後大百六數終遇雨大浩失其化教源至高辛代陽九數值火又焚之於後求於嵩岡得河圖內有易法而重修再降大聖易大行又距禹代洪水浩浩襄陵汨沒五行易又喪元而於泰穴得洛書內有太易易之源流大易既行者今之連山歸藏之名緣而得之古秘斯書何賢知之而距於周王昌中聖而又修源範軌不墜門例恆存據此所言則伏羲之後神農軒轅並皆作易具有明徵矣伏羲已作周易至文王特修明之代遠人湮後人因以周易爲文王作此如皇甫謐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其義正同耳鄭君易贊及易論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志載趙商問鄭君曰子春云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鄭荅云此數者並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是連山之爲夏易歸藏之爲殷易與周易之爲文王易近師所云蓋皆謂修明之是亦相因之義也連山以艮爲首艮卽寅也人生於寅所謂人統以寅爲正者是也歸藏以坤爲首坤卽丑也地闢於丑所謂地統以丑爲正者是也周易以乾爲首乾卽子也天開於子所謂天統以子爲政者是也三易爲天地人之道卽三正爲天地人之統賈公彥疏釋周易之誼云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

乾爲天天能周布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賈疏此說非能臆造必秦漢經師古誼其佚散見於他說者而賈襲取之然則三易之名與三兆之象皆上古以來已有之矣顧上古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之文王玉門演易復取周易演其卦爻象數爲之繫辭後遂以周易爲有周之易猶夏用連山殷用歸藏或亦繫辭於卦爻之下後遂以連山歸藏爲夏殷之易也又據子春言瓦兆帝堯之兆則原兆疑爲帝舜之兆舜舉禹爲司空平水土濬畎澮九州攸同咸則三壤原田之兆其象蓋取諸此與

白虎通著龜篇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案左氏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鄭注尚書云從其多者誼本於此

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

史記宋世家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白虎通著龜篇天子至士皆有蓍龜者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眾多非一獨灼龜何此天地之

閒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蓍也久者意也龜曰卜蓍曰筮何卜卦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信其卦也尚書曰卜三龜禮筮於廟門外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漢書藝文志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藝文類聚八十二洪範五行傳曰蓍之爲言者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而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一洪範五行傳曰龜之爲言久也千歲而而耆此禽獸而知吉凶者也

案曲禮正義引劉向云蓍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白虎通說蓍龜與洪範五行傳同皆今文尚書說也

謀及庶民

周禮鄭大夫注鄭司農云國大詢於衆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又小司寇注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書謀及庶人

熹平石經口口乃心謀及卿缺謀及庶民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此經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誤也據石經是今文尚

書作民之證尙書正義云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此乃曲爲之說耳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引洪範作庶民然則小司寇注庶人亦當作庶民矣喬樅謂三家尙書本容有不同觀史記及白虎通引洪範文均作庶人此當各存其是不必改之使一也

潛夫論潛歎篇曰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必察彼已之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

又卜列篇曰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愼行以迎福也且聖人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尙

白虎通蓍龜篇曰不見吉凶於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變乃成龜以荆火灼之何禮緯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何以爲嘔則是也蓍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褻尊者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凡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凡人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冬時

後漢書胡廣傳廣上書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

又盧植傳植規竇武曰書稱謀及庶人

論衡狀留篇曰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

論衡卜筮篇曰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灌蕈蓁芼可以得數何必用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者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用蓍龜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據宋世家此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二句上多兩而字是今文尚書之本不同也李惇曰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爲韻馬云逢大也是也喬樅謂據漢書王莽傳云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又云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則今文尚書家不以逢字句絕也僞孔傳云動不違眾故後世遇吉反從今文家之說與馬違異誠所未解矣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集解鄭元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集解鄭元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集解鄭元曰龜筮宋世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洪範五行傳曰若煩數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蓍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共違於人神靈不佑也

案此見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七又初學記十九引洪範傳畧同

論衡卜筮篇曰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宋世家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奧火氣也寒水氣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

攷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鄭此注皆本五行傳爲解是從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左傳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此五氣雨暘風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奧則晦是寒明

是奧也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恆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屬皇極蓋用中則陰陽時爲休不中則陰恆若爲咎也鄭用五行傳爲說五行傳出伏生其實是孔門七十子以來相承古義故鄭據之僞孔傳以曰時爲五者各以其時非也漢讀連下成文以曰時五者來備爲句時與是同上文立時人作卜筮亦以時爲是也一極無之無史記作亡周禮司市云亡者使有詩谷風云何有何亡是亡與有無之無同說文亡部云亾亡也从亡㽕聲此有無之正體字今則㽕字廢而不用久矣

後漢書李雲傳雲露布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懷太子注云韙是也史記曰五是來備各以其序

也

案此二條可據以證史記今本之誤今本宋世家作曰時五者來備此後人所妄改也段玉裁曰曰時五者來備凡六字此古文尚書也五是來備凡四字此今文尚書也李雲荀爽皆用今文尚書非用史記也曰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曰是五者今文約之云五是惠氏定宇說氏者是之假借韙者氏之轉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駰集

解妄引僞孔傳云五者各以時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改五是二字爲曰時五者各以時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曰時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蓋南宋本妄增曰時二字而五是尚未改也又後漢書律歷志安帝延光中尚書令忠上奏云三階昌平黃龍曰至刑犴曰錯五是曰備按監本不誤錢曉徵後漢書攷異云閩本汲古閣本作五者曰備後人据今本尚書易之也

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艾時暘若曰悊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史記宋世家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艾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漢書五行志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暘若悊時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應劭曰居上而敬則雨順之君政治則陽順之悊明也○師古曰奧讀曰燠燠温也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

案僞孔傳云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照晳則時燠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與師古漢書集注引孟康應劭說同照晳即明之謂然則君能照晳三語當亦應劭五行注語而僞孔氏襲取之師古集注所引應劭注文有不具耳王鳴盛曰大傳五行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是孔子正解此經曰聖時風若之義聖包貌言

視聽土亦包金木水火風屬土故時風爲聖之驗也段玉裁曰宋世家上文作曰陽此作暘不畫一疑本皆作陽也哲五行志作悊宋世家上文作智此作知不畫一亦當是智字也

庶少蕃蕪

漢書谷永傳五徵時序庶少蕃滋

案序荀悦漢紀作敘隸古定本尚書亦作敘序與敘通少古文草字緐此引作蕃隸古定本尚書同古通用字也無說文林部曰棽豐也从林爽或說規模字从大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卅與庶同意商書庶草緐棽段玉裁曰按爽或說規模字者小徐云或說爽爲規模之模字也卅數之積也者廣韻廿六緝卅字下曰先立切說文云卅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玉篇佩觿集韻皆云卅四十也攷說文有廿字卉字而無卅字卅字惟見於此蓋卽廣韻所本與漢石經論語殘碑子曰年卅而見惡焉以卅爲四十字卅與庶同意當云棽與庶同意謂庶以光貌眾盛棽以林貌眾多皆非專謂光謂林也其意一也爾疋釋故苞蕪茂豐也釋文曰蕪古本作棽按許說本爾疋爾疋古本作棽是也隸變棽作無以爲有無字遂改爾雅之棽茂从艸作蕪鴻範之緜無从广作廡皆非本字晉語曰黍不爲黍不能蕃廡韋昭曰蕃滋也廡豐也則假廡爲無不獨尚書也班固靈臺詩曰庶卉蕃蕪

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士功禮四鄰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此見太平御覽引易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險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惟平均乃不鳴條

春秋考異郵曰八風殺生以節翱翔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建生也距猶起也自冬至四十五日而立春此風應其方而來生萬物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迎惠言春分之候陽以施惠之恩德迎眾物而生之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精芒挫收言立夏之候蕎麥之屬秀出已備故挫止其鋒芒收之使成實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強風也強以成之夏至之候也強言萬物強盛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者寒以閉也立秋之候也閉收也言陰寒收成萬物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當寒天收也秋分之候閶闔盛也言時盛收物蓋藏之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立冬之候也未合化言消息純坤無陽也月令曰天地不通而閉塞成冬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滿美物也也立冬之候言物無見者風精大滿美物也

白虎通八風篇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眾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精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閶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化四鄉閶闔風至則申象刑飾囹圄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案白虎通紀八風與易通卦驗春秋考異郵大略相同惟於閶闔風至云申象刑飾囹圄與易說不同象刑之說見伏生尚書大傳知白虎通此篇是用今文尚書說也

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陽若曰舒恆奧若曰急恆寒若曰霧恆風若

宋世家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陽若曰舒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

漢書五行志咎徵曰狂恆雨若僭恆陽若舒恆奧若急恆寒若

若霿恆風若○孟康曰言惡行之驗○應劭曰僭僭差人君
霿霿鄙吝則風不順之也○服虔曰霿音人傔霿○師古曰
凡言恆者謂所行者失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恆久爲災也
傔霿並音構又音寇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狂倨慢也恆常也若順也五事不得
則咎氣順之舒舉遲也急急促自用也霧見冒亂也攸舒
字五行傳作荼荼舒古同何休公羊傳注論衡寒温篇引
此經並作舒與史記漢書合玉藻諸侯荼鄭注荼讀舒遲
之舒攻工記弓人寬緩以荼鄭注及鄭司農並讀舒是其
驗也僞孔傳本舒作豫霿作蒙與古文今文皆違異非是
霿字史記作霧霧俗字也常作霧五行傳作霧卽霧之省

爾雅釋天邢昺疏引洪範云曰霧鄭注云霧聲近蒙尚書
大傳思心之不容厥咎霧王之不極厥咎僭鄭注云僭與
思心之咎同耳然則僭當亦霿之省與霧霧同誼霿霧
皆聲近字此三家今文之有不同也

漢書王莽傳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大師典致時雨青
煒登平考景以晷熒惑司悊南嶽大傳典致時奧赤煒頌平
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白煒象平考量以
銓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元煒和平考星以漏○應
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
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智也厥罰
常奧奧暑也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常寒

後漢書楊震傳書曰僭恆暘若

又張衡傳衡上疏曰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

僭恆暘若者也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曰書曰僭恆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

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

論衡寒溫篇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若順

燠温恆常也人君急則恆寒順之舒則恆燠順之寒温應急

舒謂之非政何夫豈急不寒舒不温哉人君急舒而寒温遞

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

又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

範曰急恆寒若曰舒恆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徙易當

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温於

前而人賞罰於後也

續漢書律歷志曰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

荀悅前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

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

案段玉裁云今本漢紀作豫此淺人改之不見其上文明

云急舒孝惠紀亦云厥咎舒厥咎急其左驗也

公羊成元年傳注尚書曰舒恆奧若○徐彥疏曰洪範文舒

遲也恆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

順之是也

案羣經音辨云奧於六切書舒常奧若何休讀今本作燠

段玉裁曰按羣經音辨恆作常者避宋諱也

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謀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

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二年詔曰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

又魯恭傳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之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徵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又朱浮傳浮上疏曰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

又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動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

南齊志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人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避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

太平御覽天部洪範五行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入入則萬物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又曰夫雷人君象也人能除害出能興利○又曰凡大風雷雨爲不敬也

京房易候曰太平之時十日一雨一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

春秋說題辭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白虎通曰太平之時時雨時霽不以恒暘而以時暘天地之氣宣也○又曰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又曰王者德至皇天則祥風至

西京雜記鮑敞問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董仲舒曰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欱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上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

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
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
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淩殄毒害而已
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雨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
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
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
祲沴之妖也○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
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
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

案洪範五行傳於休咎之徵推及雲霧雷電雪雹木冰之
災變今觀董仲舒所言與洪範傳正合則知此爲孔門七
十子之徒所聞微言大義經師遞以相承其所由來者久
矣

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
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洪
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曰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艾
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艾用昏
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

史記宋世家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
百穀用成艾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
用不成艾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集解馬融曰言

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

案眚僞孔傳本作省眚省古通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又曰乃惟眚災潛夫論引之兩眚字皆作省公羊春秋莊二年肆大省左氏穀梁春秋皆作眚是其字古通之證此眚字馬訓爲省察之省則眚乃假借字也又僞孔傳本毋作無畯作俊皆與史記文異段玉裁曰文選陸韓卿詩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李善注云尚書畯民用康康乃章字之誤是畯與俊同按釋文於太甲上說命下皆曰俊亦作畯是則古文尚書凡俊字多作畯者喬樅謂如段氏說則洪範篇毋論今文古文字皆作畯矣尚書正義引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之後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尚書攷靈耀曰璇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艸蕃蘇而百穀登萬事康也

先大夫曰玉海天門引此文首有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者九字是書緯言在璇機以定中星之法也

釋名釋天曰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春蠢也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

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史記宋世家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集解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東方木宿木克土土爲妃尚妻之所好故爲風也畢西方金宿金克木木爲妃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奧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王鳴盛曰鄭於上文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此以下皆是言王極之事故此節假星以喻民情之有好惡下文二節假日月之行以喻君政之有得失也段玉裁曰本篇惟字宋世家十一見皆作維此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尚書作惟今文作維也

漢書五行志洪範曰庶民惟星

又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

論衡明雩篇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星則以風雨然風雨隨月所離從也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於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今日月離其陽故不雨

論衡感虛篇曰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又說曰篇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易緯通卦驗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規其晷
之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其歲惡人民爲
僞言政令爲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
退尺則日食羅貴臣下不忠日食則害王命道頃側故月食
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晷不如度數則陰陽不
和舉措不得發號出令置官立吏使民不得其時則晷爲之
進退風雨寒暑爲之不時晷進爲贏晷退爲縮稽爲扶贏者
賞無功富民重有餘縮者罰無罪貧民重不足扶者諛臣進
忠臣退是故邪無數至度數不得日月薄食列星失其次而

水旱代昌謬諛日進忠臣日亡萬物不成諸神不享終不變
之則殃禍日章是故人主動而得天地之道則萬物之精盡
矣
開元占經五引洪範五行傳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
寒暑若其失節晷過而長則爲寒退而晷短則爲燠人君急
則晷進疾而寒舒則晷退遲而燠故曰豫燠急寒一曰晷長
爲潦晷短爲旱奢者爲扶扶者邪臣進正臣疎君子不足奸
人有餘
漢書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
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
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

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南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曰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鄭氏曰扶當爲蟠蟠聲如酺酺扶聲近蟠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奢大也晉灼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例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疎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東青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曰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執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

案據開元占經引洪範五行傳言晷景長短寒燠之驗及

人君舒急疾遲之應與此天文志竝同則知漢書天文志亦多本於洪範五行傳也

鹽鐵論論菑篇曰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

潛夫論述赦篇曰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

漢書天文志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覃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爲風雨曰爲寒温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温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出房北爲雨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爲天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爲地統故爲地事也

後漢書律歷志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夏

荀悅前漢高后紀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

案段玉裁云詳上下文則有寒有暑四字非荀語蓋今文尚書多此四字也喬樅攷開元占經五引洪範五行傳亦作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寒暑與荀所引洪範正合段氏謂是今文尚書多此四字非無徵之言也

荀悅漢高后紀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案尚書正義引鄭尚書注曰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攷漢書天文志言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此經上言日月之行此惟言月之從星者日光盛而星光微日現則星光隱故日之從星不可見然以月行推之亦從可知也禮記月令正義又引鄭注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云四時之閒合於黃道也攷漢書天文志言月有九行至夏至南從赤道云云則其說由來久矣戴震九道八行說云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歷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攷其差也借青赤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

西北夏至赤道爲正南立夏赤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
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
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
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春黃
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
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
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
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
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
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
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秋分

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
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
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
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
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
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赤道又三十
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夏黃
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
是爲立夏赤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年
過半循二青道四年過半循二黑道四年過半循二白道
四年過半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古歷以自南

而北交於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歷謂之正交古
歷自北而南爲正交今歷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
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攷諸古歷未有
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
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於
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
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戴所言
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爲南緯在赤道北爲北緯此赤道乃
天體中央去南北極適中交之道與九行之赤道名同而
實異觀戴分析如是而九道之說於是明矣王鳴盛曰此
經是言皇極之事此節以日月冬夏異行喻王者政令四
時異宜也喬樅案傳言王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
亂行此月之從星正日月亂行之事是自王眚維歲以下
至此皆言王極得失之故也鄭君謂洛書有六篇今據洪
範五行傳以五事配五行並皇極爲六而八政三德五紀
庶徵休咎五福六極以及稽疑之類無不悉該於六者之
中以攷其得失然則雒書六篇殆卽謂是歟
尚書大傳洪範傳曰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注曰君失五事
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吉凶變異則知此爲
貌鄚言缺文輒改過以共禦之至司之日月又必齋肅祭祀
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也
案鄭注見儀禮通解續引先大夫曰貌鄚言下有脫文當

以言視聽思心之失與貌邪並列也文獻通考引此注亦
署今無從補矣

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聰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正月維王極是司○注曰司主也此月數夏數也夏數得天之正元或疑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主言非也用五行王相之次則八月九月主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一月維聽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於四時之氣似近其類也

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注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昳爲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

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注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夕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

亦與晝同初昏爲朝夜半爲中將晨爲夕或曰將晨爲朝初昏爲夕也離憂也逢見也是謂憂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維凶咎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

禦貌於喬忽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止貌之失者在於喬忽也驕忽謂若傲很明德忽戾無期之類也

禦言於訖眾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眾止眾者是不從之刑也止眾謂若周威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

禦視於忽傀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忽傀者是不明之刑也忽傀謂若亂於是非象龔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

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怵讀爲獸不犿之犿攸讀爲風雨所飄颻之颻止聽之失者在於去怵攸怵攸者是不聰之刑也怵攸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諄諄聽我昏昏之類

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容之刑也欲有所過謂若周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

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宗尊也

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其惡者人性備於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

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注曰禮志致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爲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爲致齋期九日朝而初祀亦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改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粢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

其祀禮曰格祀○注曰篇名也今亡

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注曰篇中大祝贊主人辭

也某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藩藩國謂諸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即助行祭之禮也

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注曰大祝告神以君

悔過之辭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祀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也神靈謂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矩水精叶光紀及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爲也六沴是神靈所爲也

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於六沴六事之機以懸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注曰言神靈正直無缺類所謂缺皆是也若民廣爲天下有過者也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靈亦合內推於六沴天子以天下爲任者也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文也天下運轉以懸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與民人無敢不敬畏六事上下君祀之所懸示變異者言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祀大皞之屬也

漢書孔光傳光引書傳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立至○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

尚書大傳曰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旐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牲索祀於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待優游其禁毋伐林木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於戶索祀於震正朔令曰棄怒惡解役罪免優患休罰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於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强九門磔禳出疫於郊以禳春氣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

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旄尚赤田車載弓
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鼛此迎夏之樂也孟夏之
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黤索祀於巽隅視必明厥休時燠朔
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壅防仲夏之月
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於竈索祀於離正朔令曰振貧窮
惠孤寡慮休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
以妾爲妻乃令民雩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於
中雷索祀於坤隅思必睿（案睿當作容）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
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疾中央之極自崑命中至大室
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中氣於中室
樂用黃鐘之宮爲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缺）虐其禁治

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
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
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旂旄尚白
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
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於坤隅言必從厥
休時暘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貯聚其禁
毋弛戒備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於門索祀於
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困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
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乃令民畋獵庶虻畢入於室曰
時殺將至毋罹其菑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禽索祀
於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

成梁以利農夫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
元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
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旌尚黑田車載甲號曰助天誅
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孟冬之月御元堂左
个祈年用牲索祀於乾隅聽必聰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羣禁
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之月御
元堂正室牲先腎設主於井索祀於坎正朔令曰掖外徙止
夜樂誅詐僞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
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薦用魚索祀於
艮隅朔令曰省牲牷修農器收秸薪築囷圄謹蓋藏乃大儺
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案六藝流別全載此篇篇題下云伏生尚書大傳紀帝舜
命禹攝政初祀事碻是伏書皇覽引稱逸禮與此大同攷
漢書魏相傳相奏表云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
日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
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
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
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
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
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
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

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魏相之言與此篇大指亦同
蓋王者順時出政十二月各有應行之令順之則吉反之
則凶此所謂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
也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史記宋世家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
曰考終命○集解曰康寧平安

案詩既醉箋曰景福謂五福也正義引鄭洪範注云康寧
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
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
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正義又云此詩言君子

萬年是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
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卽是考終命也
爲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景福之言爲下總目也
王鳴盛曰天下之福極皆君身所致故人平安人皆好德
卽爲人君之福然則壽富皆兼天下臣民而言不專指君
身王肅注專指人君非也

徐幹中論夭壽篇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
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
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說苑建本篇云河閒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
以佼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

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案五福配五事考終命屬貌故以佼好爲文五福之容儼形美與六極之容毀形惡者對文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是知此爲經師相承舊說也僞孔傳以考終命爲各成其短長之命不橫夭其義非是

漢書李尋傳成帝詔曰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

案此釋考終命與劉向說苑誼異據漢書李尋鄭寬中均爲小夏侯尚書之學鄭寬中以博士授成帝尚書此詔是成帝語則其引尚書說當亦本之小夏侯解詁此三家之異義各有不同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宋世家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毅曰弱書傳凶短折思不容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王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甯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謀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

了性得而安甯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攷鄭此注皆依伏生書傳爲解是用今文家說也

漢書鄭崇傳崇諫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

潛夫論德化篇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癃侘病夭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七終

新陽汪之昌
元和管禮昌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五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十五

大誥弟七十

今文尚書十二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乃御事

案僞孔傳以王若曰爲周公稱成王命鄭君注以王爲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二誼不同今攷禮記明堂位正義引王肅注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則僞傳實襲王肅之語肅治古文尚書用古文家說者鄭君以王爲周公從今文家說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

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彼注云天子周公也蓋記既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負斧依明天子卽公攝矣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規亦云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明周公攝王位固權稱王矣若謂周公述成王命以誥則當如多方篇言周公曰王若曰或如多士篇先言周公告後乃言王若曰而此文不然則王實謂周公無疑也江聲云命大事則權稱王者見周公不欲終於爲王故平時不常稱特以大事之命必自王出故權稱王耳權稱云者明不正稱也

三國蜀志諸葛亮傳陳壽曰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攷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漢書翟方進傳少子曰義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遂舉兵幷東平立嚴鄉侯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矯攝尊號莽聞之大懼曰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於女卿大夫元士御事

案王莽依周書作大誥其文道在大誥下攷尚書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是古文今文皆同僞孔本作猷大

誥爾多邦非是莽時尙書今文列於學官古文藏於秘府其所依仿者乃大誥之舊文是可援以究大誥之文誼矣尙書正義云鄭王本猷在誥下是其本亦同於馬特作猷作繇各有不同段玉裁曰繇猷古通爾雅釋故迪繇訓道也郭注義皆見詩書今詩書繇字不見而漢書班固幽通賦曰謨先聖之大繇用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也小雅釋文云莫一作謨師古注引詩直作大繇然則經典之猷訓道者古作繇東晉時不誤故云見詩書也李善注幽通賦反謂猷是繇非大誤此篇經文當依馬本改猷作繇應劭注翟傳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非應之誤僞孔傳所本喬樅謂馬本作繇鄭王本作猷當是古今文之異或讀從古文或讀從今文故有不同三家之本容亦不同各隨字解之故誼亦異應劭注漢書是用尙書家師說非劭之誤解觀劭注漢書云御事主事也攷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正義云所引書者大誥文也鄭解御字與應劭同此可爲劭注用書說之明證矣乃與爾雅皆訓爲女莽大誥云于女卽越乃之訓詁代字也詩思齊鄭箋引書又曰越乃御事正義亦云大誥文今隸古本作越爾御事葢鄭君注詩及禮所引尙書皆援今文耳

後漢書丁鴻傳鴻上封事曰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則不得行其勢也

不弔天降喪於我家弗少延

漢書翟義傳莽作大誥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傳丁董○師古曰不弔言不爲天所弔閔降下也

案僞孔本尚書喪字作斁弗字作不以延洪二字連文讀不少延洪爲句釋文云劉馬本作害馬讀弗少延爲句正義云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今據漢書莽作大誥文亦以洪屬下讀則知今文尚書皆與古文句讀同僞孔傳延洪之訓誼殊非是古無此訓也段玉裁曰僞孔傳以弗弔爲不至莽大誥作不弔天降喪蓋如左傳昊天不弔之解非訓至也馬鄭皆不少延爲句莽大誥亦云洪惟我幼沖孺子惟僞孔傳截洪字上屬而不知洪

惟圖天之命固見於多方矣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遺悉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漢書翟義傳曰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尋未遭其明悉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沖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歷服行政事尋莽自稱也言不遭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爲謙辭也

案師古注漢書與僞孔傳誼有不同當是襲用漢人服應等舊注之文舊注多本今文尚書說茲故並載之尚書正義引王肅注以洪爲大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

與繼文武無窮之道與漢書舍造作遭者呂刑兩造具備
史記作兩遭具備是造之誼爲遭莽以訓詁代經文也段
玉裁曰造莽大誥作遭葢今文尚書本作遭字下文予造
天役亦作予遭天役馬云造遭也見釋文遭字正遭字之誤
馬用今文注古文也格莽作往
熙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傳前人受命茲
不忘大功予不敢閉天降威用甯王遹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漢書翟義傳曰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
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
降威明用甯帝室遹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
紹天明意詔予卽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師古曰熙嘆

辭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傳讀曰附
威明猶言明威也紹承也
案熙隸古本尚書作巳僞孔傳云巳發端歎辭也段玉裁
曰巳熙皆卽今之嘻字莽大誥作熙者此今文尚書也敷
賁尚書釋文云賁扶云反徐音憤按僞傳以敷賁釋爲敷
布大道則是讀賁爲墳今據莽大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
奔走疑今文尚書無敷字而以賁同奔葢今文家說然敷
前人受命莽大誥作以傳近奉承高皇所受命按今文尚
書敷多作傳如傳納傳土皆是此敷字今文尚書必作傳
故莽云傳近亦今文家說也莽曰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
此卽經之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甯

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卽經之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絕異閉字疑今文尚書作比又按于字今文尚書旣必無之矣而僞孔傳云閉塞天所下威用正義云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皆不言於則疑古文尚書亦本無于字淺人增之也

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

案此詔卽用大誥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之文也據此今文家旣讀濟字句絕則下文當讀賁傳前人受命爲句謂奔走以傳近奉承前人所受命也賁與奔古通用應劭風俗通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是賁卽奔矣

說苑辨物篇曰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陽向陰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象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蚰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甯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魏三體石經大三體古文籀隸並存僖古文籀隸

案此見於洪氏隸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旣具三體則今文亦在其中大僖籀三字卽尚書大誥之文也

三國魏志注明帝詔曰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朕以眇眇之身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

曰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粤茲蠢

漢書翟義傳曰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

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

案說文蚰部云蠢蟲動也从蚰𡍮聲載古文蠢从戈周書曰攸周書無此文疑卽此有大艱於西土魏晉人因之耳若依說文以載字代大艱二字言四國蠢動以誘西人而西人亦以蠢應之文義似通也蠢古文作載者張揖廣雅釋詁云載出也玉篇戈部又作載云充允切亦蠢字郭忠恕汗簡亦以載爲蠢至隸書變𡍮爲春遂作蠢矣

魏三體石經粤三體並存茲三體並存載隸

案此見洪氏隸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段玉裁曰古粤越通魏時尚書盖皆作越而載字據說文則爲古文不知何以魏時隸不作蠢而作載也說文蠢字下引周書曰我有載於西此許引古文大誥記憶之誤也如或斂或咎東方昌矣之比不則王莽所用今文尚書曰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與古文尚書同絕無我有載於西之句載字壁中初出時安國讀爲蠢既以今字改之矣而許叔重存其故書所作於說文俾學者有稽焉

殷小腆誕敢紀其序天降威知我國有咎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漢書翟義傳曰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誕大也咎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

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古讀與疵同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朕謂小國也又引王肅云朕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江聲曰莽擬此經作誥惟此條特異蓋莽心懷姦詐假託周公實與周大相反翟義劉信爲漢起義兵與管蔡武庚之叛逆亦異若謂敢紀其敘則是與復漢室名正言順不可誅矣故變言犯祖亂宗之序又翟義劉信實扶漢室不得謂其鄙我漢國故變文言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此莽窮於詞誥故支吾其說正竊此經之字而意實乖異此則不可擬以推求經誼者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文字多與古文異者此經今文疑是作誕敢犯其序犯字與紀形略相似故莽誥云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序古相通用也段玉裁云尚書釋文朕他典反馬云至也至字當亦主字之譌按說文敷主也尚書正義引王云朕主也此王謂朕爲敷之假借也敷經書多作典段說是也

尚書大傳曰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注言周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

案尚書大傳云云即此經所言知我國有咎曰予復之謂也咎古文尚書作疵正義引鄭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是鄭本作疵也莽誥兼以訓詁申說取其明暢易於曉人故云有咎災也

今蠢今翌日民儀有十夫予翼以于敉甯武圖功

漢書翟義傳曰粵其聞曰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師古曰我用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民儀有十夫

案儀字古文尚書作獻獻與儀古音通轉段玉裁云如大射儀注獻讀爲沙司尊彝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讀爲摩莎之莎郊特牲注獻讀爲莎齊語聲之誤也說文解字車部義聲之轙或从金獻聲作鑕皆元部與歌部關通音轉若莽大誥民獻儀九萬夫此合今文古文兩存之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

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爲表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班書多用今文每被後人以古文改之如王莽傳引書舜讓於德不台韋昭注古文台爲嗣是班作台甚明而今本乃改爲嗣幸韋注語存於文選典引注中可攷耳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響慕羣英影附此用今文尚書民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增矣莽大誥前云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後又云宗室之儁民之表儀則前之無獻字已甚明翼僞孔傳訓佐莽誥作敬今文家說也山井鼎所載足利古本敉皆作撫按撫卽攷字說

文故撫也从支亡聲讀與撫同

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肆予告我友國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卜吉予惟以爾庶國于伐殷逋播臣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故謀必成卜義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漢書翟義傳曰我有大事休予卜幷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我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侯逋播臣○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幷吉是爲美也逋亡也播散也

案朕卜莽作予卜肆予莽作故我皆以訓詁字代經文也爾雅釋詁予朕我也肆故也是肆故今也是其訓詁同矣邦今文多作國下文爾庶邦君莽作爾國君知此處經文亦然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卜幷吉者以三龜皆從也時既卜乃後出誥故云然江聲曰時既卜云云正義引以入紹天命即命之下蓋孔穎達惑於僞傳以紹天明即出誥時之卜與此卜幷吉合爲一事故于上經正義引此鄭注今詳觀上下文誼紹天明者謂武王初崩時周公將欲居攝而卜此卜幷吉乃是將誥時之卜自是兩事江說是也莽大誥上文云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即此文云我有大事休予卜幷吉則其爲兩事較然明矣

爾庶國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國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漢書翟義傳曰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靖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女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誼亦與漢書同江聲曰考猶父也三監武王之弟於成王爲叔父故云亦惟三監在王宮邦君之室於我小子爲父行也翼之言敬故云所當敬禮不可征討也喬樅謂據莽大誥知今文家以考字屬上讀僞孔傳訓考爲成以考翼連文訓爲敬成與今文尚書句讀既異訓誼亦殊

王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虖允蠢鰥寡哀哉

漢書翟義傳曰帝不違卜故予爲沖人長思厥難曰嗚虖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鰥寡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

案僞孔本作王害不違卜傳云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段玉裁曰害僞傳如字蔡集傳云害曷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今按此篇言曷者五而此獨作害古經不當如是須知天寶已前尚書本無曷字皆假害爲之衞包盡改害爲曷獨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存莽

大誥曷皆作害此句莽作帝不違卜似今文尚書無害字
喬樅謂師古注亦云卜既得吉天命不違此必小顏用漢
書舊注之語故亦不解害字今文尚書固如是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永思厥艱
予遭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卹
漢書翟義傳曰予遭天役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
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自憂已身也
征伐以爲孺子除亂非自憂已身也段玉裁曰遺字乃遺
案尚書釋文云予造爲也馬云遺也造莽大誥作遭今文尚書
字之譌此馬以今文釋古文也造莽大誥作遭今文尚書
也投莽作解蓋投之訓歟卹正義作恤按魏三體石經友

古文尚書攷十五

古隸邦三體石經存予篆嘏古文大隸可篆征三體石經存鰥俱存哀古篆印隸
自古卹古篆皆大誥文也恤尚書本作卹如說文引無斁於
卹之類喬樅謂據莽大誥作卹是古文今文同矣印莽作
身爾雅釋詁印身皆訓爲我郭璞曰印猶姎也語之轉耳
又曰今人亦自呼爲身也

義爾國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斁于卹不可不成乃
簡考圖功
漢書翟義傳曰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
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
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
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

毋恩畜養成服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師古曰皇太子卽謂孺子

案說文比部曰毖慎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毖于卹與此文同江聲曰義讀爲儀儀度也度爾國君及衆士羣臣當安我曰無徒慎於憂慮不可不黽勉以成乃甯考所謀之功也

熙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於甯王興我小國周甯王惟卜用克紹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漢書翟義傳曰熙惟我孺子之故予惟趙傳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阨隊極厥命烏虖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替上帝命天休於安帝室興我

漢國惟卜用克紹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熙重歎而言替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

案替僞孔傳本作普釋云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文誼與漢書竝異段玉裁云說文解字讀曰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蘇望所摹刻者錯出尚書遺字如弟三行以下云大俘囏粵茲載翼曰予我友邦君庶邦予嘉大可征鯀哀三十三行以下云寡卬自于卹不敢替克紹此皆大誥之文也替字三體一曆一替一替此皆曰部之替字從曰從竝曰聲之字隸續版本下體雖不從曰恐轉

摹失誤初疑寫石經者誤以僭爲普及攷漢書翟義傳引
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小顏
之注多採前人音義彼豈不見尚書作普因說漢書者舊
訓如此而仍之是知今文尚書作僭讀爲僭故漢書作僭
魏三體石經蓋用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則作普僞孔云
廢也按此篇末云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
爲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
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曰格知天命曰迪知上
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喬樅謂說文普字重文云或从朁
作僭徐鼎臣云俗作替非僭與替形近相似魏石經三體
僭字當卽普字古文僭字當卽普字之或體今文家讀僭

爲僭古文家則讀僭爲普魏正始時古文尚書盛行故石
經具二體說以僭字列入其實僭乃普字之或體也江聲
曰周發迹於百里故曰小邦周天休美甯王興我周國甯
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天其相助我民我亦惟
卜是用則敬承天意必獲吉矣明卜不可違也

烏虖天明威弼我丕丕其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甯
王若勤哉

漢書翟義傳曰烏虖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爾有惟舊人
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
曰言因此難更以强大爾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
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

案明威古文尚書作明畏畏威古通用字釋文亦云畏徐音威段玉裁曰古文尚書丕丕基莽作大大矣以大大訓丕丕僞孔傳亦同以矣訓基蓋今文尚書作丕丕其也其讀如姬語詞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政篇丕丕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莽大誥爾不克遠省王伯厚說漢人所引異字舉此古人丕不多通用上文丕丕作大大此不云大克遠省而云不克知今文尚書作不克也王鳴盛曰爾丕克遠省二句僞傳以丕爲大雖是古訓但莽擬此誥云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此二句亦當云爾不能遠省識古事爾豈知文王若彼之勤哉乃爲合也天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漢書翟義傳曰天毖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孟康曰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

案天毖我成功所今本尚書作天閟毖我成功所僞孔傳云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釋文云閟音秘正義云閟慎釋詁文王鳴盛曰攷釋詁但有毖慎無閟慎說文比部毖亦訓慎古無以毖爲勞者惟說文元部云祕神也鄭閟宮詩箋云閟神也是閟與祕通廣雅祕勞也然則閟正可訓勞莽作毖勞故孟康解爲慎勞若此經閟毖則當訓勞慎不可云慎勞也段玉裁曰毖閟祕古字通尚書斷無復用閟毖二字之理既孔傳上文無毖於卹釋云無

勞於憂此處悉字再見則分析之曰悉愼也古人注經有此一例莽大誥天悉勞我成功所蓋今文尚書眡古文尚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愼勞仍是悉訓愼也下文天亦惟用勤悉我民若有疾莽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蓋今文尚書無悉字勞非釋悉也今文經與古文經動多駁異又每遭學者用其所知改所不知致苦難讀爲肌求之如此廣雅之祕勞也卽無悉于卹之訓也尚書在魏時悉作祕未可知僞孔傳悉訓勞必有所本愼者必勞故悉得兼二訓尚書之悉或作祕或作閟其字皆必聲也以其或作閟遂兩存之曰天閟悉猶民儀一作民獻遂兩存之曰民獻儀也循是求之思過半矣段說是也

肆予大化誘我友國君天棐諶辭其考我民予害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漢書翟義傳曰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言之言有至誠之辭則爲天所輔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曷敢不謀於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力瑞反書讀曰曷下皆類此

案莽擬大誥文以考爲累江聲云淮南氾論訓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又說林訓白璧有考不得爲寶是考有疵累之誼故云天予累我以民也喬樅謂據師古漢書注訓肆爲陳與僞孔傳訓肆爲故義異又訓累爲託言天以百姓

託我與僞孔傳以考訓成其誼迥殊此襲取漢儒服應等舊注用今文尚書三家之說爲解非師古所能臆造也化誘莽作告告亦曉諭之意與化道誼同諶古文尚書作忱古忱諶通用詩天難忱斯說文作諶又其命匪諶說文作忱是其證已

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班固敘傳幽通賦曰觀天罔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顏師古漢書注引尚書大誥曰天棐諶辭李善文選幽通賦注引曹大家曰棐輔也諶誠也又引尚書曰天威棐諶諶與忱古字通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弼

漢書翟義傳曰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所撫勞我眾眾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

案古文尚書作攸受休畢傳釋畢爲終云所受美命終畢之莽大誥云所受休輔與古文誼異段玉裁曰按上文弼作輔棐亦作輔而弼與畢音近今文尚書蓋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不丕其同以輔字代之也

王曰若朕昔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克堂矧克構厥父菑厥子乃不克播矧克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予害敢不越卬救甯王大命

漢書翟義傳曰寧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寧
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寧害敢
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
當築室而構梩槱以成之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之
反土爲菑一曰田一歲曰菑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於
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

案此經厥考翼以下十二字尚書正義云鄭王本於矧肯
構下亦有此一節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
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王鳴盛曰非先儒增之晉人刪
之耳翟義傳無此一節則晉人所據也喬樅謂莽擬大誥
於此節皆約舉其詞取其易曉故文有詳略耳觀師古注
云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即申釋弗棄基之語師古多
襲用舊注知今文尚書亦必有此一節也詩大雅文王有
聲鄭箋云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詩疏引鄭
書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
業乎按鄭君箋詩所引書多據今文尚書倘今文無此一
節鄭君必別白言之明倘古文尚書矣又尚書正義言定
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
字段玉裁曰按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猶言益弗肯構益弗
肯穫別況也況益也段說亦通莽擬大誥於此經數語皆
約言之無從攷證今文之同異然攷後漢書肅宗紀元和
三年詔曰不克堂構又陳壽三國志亦用克構字則知今

文尚書弗字作不肯字皆作克矣構作桓字宋時避諱改之說文木部云構蓋也从木冓聲杜林以爲椽桷字又云桷榱也椽方爲桷又云榱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杜林傳古文尚書者訓構爲桷此古文家說也許君訓構爲蓋屋宇此今文家說也其引杜林云云兼存古文說以備一義訓詁雖微異而字則皆同作構也

若兄考乃有友 當作爻 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

漢書翟義傳曰若祖宗乃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

案民長古文尚書作民養放夏小正執養宮事傳曰養長也是長養詁通段玉裁曰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甯王大命既宥堂宥構宥播宥穫矣乃有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予實毋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僞孔傳不以此誥爲周公之言故其解踳駁不可通王莽效大誥曰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此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僞孔傳尤爲不可通又按此若字與上文若考一例謂若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回其長也其

可相戒勿救乎以恆情曉之也友莽何以作效湯武蓋爻爻二字音與形俱相似今文尚書爻蓋作爻說今文家必云爻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漢時疇人子弟皆習歐陽夏侯尚書莽多用其訓故語使一時易明曉喬樅謂友字作友朋解義究牽強古文尚書友字疑是爻字之譌爻从爻友从兩手相交是友亦得訓爻今文尚書作爻說爻爻亦訓爻也爻又有效誼故今文家釋爻爲效耳

王曰烏虖肆哉爾庶國君越爾御事爽國繇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粤天棐諶爾時罔敢易定矧今天降戾于周國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漢書翟義傳曰烏虖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粤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天降定于漢國惟大艱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迪亦道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當遵道而知天命粤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爲艱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艱古艱字

案此經爽字莽作勉助江聲曰釋言爻爽有差也忒也喪也明也四誼皆不可施于此經氓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則爽有貳誼故賈逵注國語云爽貳也貳者副貳有輔佐之誼則爽之言貳貳猶輔也江說是也輔佐卽勉助之

誼又定字僞孔傳作法王鳴盛曰疑法本定字說文鳥部云定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故誤也當爲定字又此經天降戾于周國僞孔傳以戾訓罪亦非是詩小雅雨無正及大雅桑柔毛傳皆以戾訓定此古誼也粵僞孔本作越江聲曰說文于部云粵于也宋愼之詞也閟篆文作審古今字也輔國必由賢哲亦惟十人賢哲道之以知上帝命閟于天意輔誠爾當知天命有定無敢易定命況今天降定命于周國乎惟大艱人謂三監也鄰近也三監于王室大近矣乃相伐于其同[illegible]近天叛親不容不討今爾不欲征之爾亦不知天之定命不改易乎按此經讀當以誕鄰二字上屬爲句正義引王肅云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

近相伐于其室家是讀誕鄰屬下則不詞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齊夫予害敢不終朕晦天亦惟休于前甯人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

漢書翟義傳曰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齊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師古曰齊夫治田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之事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敢不往從言必從也

案齊僞孔氏本作穧攷無逸稼穡漢石經作齊則今文齊字不从禾也說文齋部云齊爰濟也从來从亩來者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齊夫穧齊古通用字害敢不卜從僞孔

氏本作敢弗于從傳云敢不於從言必從也今據漢書則
今文尚書是作害敢不卜從江聲云言天休美于前王安
人之功吉可知矣孚曷爲爲究極之于卜哉以爾眾心不安
故今既卜矣敢不惟卜是從乎上文言爾庶國君越庶士
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是眾心皆惶怖不安也江說甚允師
古乃襲取僞傳敢不於從之句以釋莽大誥謂敢不往從
言必從也其誼非是

率甯人有旨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
陳惟若茲

漢書翟義傳曰率甯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以爾
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言不可不從也命不僭差言必
信之矣卜兆陳列惟如此

案旨僞孔氏本作指傳訓爲指意今據正義引王肅云順
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
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旨字訓美誼見
說文王肅云有旨意猶云有美意也僞孔傳云循文王所
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卽襲用王注之義則僞孔本經
傳不當作指字段玉裁曰尚書正義三云旨意皆作旨知
經傳爲衞包所改正義則其所未改者也師古注漢書旨
亦訓美蓋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

白虎通誅伐篇曰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强幹弱枝

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曰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

案管叔爲周公兄自古相傳竝無異說惟僞孔傳及白虎通此篇以爲管叔是周公弟恐是淺人據孔傳以改白虎通也又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以管叔鮮次周公旦下白虎通本譌脫舛錯甚多難以徵信考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是此十人爲同母後漢書襄楷傳文王一妻誕

致十子與史記正合史記所列十人序次當據世本確然可信則管叔爲周公兄究宜以史記爲定斷也金縢篇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亦以管叔是周公兄故史文特別異之若均係周公之弟則云羣弟三監乃流言于國亦無不可觀此愈益顯然矣

白虎通諫諍篇曰兄弟相爲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父爲主也

後漢書班固傳固說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後己○注引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八終

江山劉毓家
太倉畢長慶校